

<<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0033674

10位ISBN编号：7220033672

出版时间：2003-6-1

出版时间：四川人民

作者：巴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>>

书籍目录

海的梦(1932) 序 改版题记 前篇 后篇春天里的秋天(1932) 序 春天里的秋天憩园(1944) 憩园  
后记

## &lt;&lt;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书摘 后 篇 7里娜的日记 3月8日 这是我患病以后拿笔写字的第一天。

我觉得我的精力已经逐渐恢复了。

我还要活，我还不会死。

是的，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，我不会死。

从那个送饭来的奴隶的口里我才知道我还在病院里睡过了十几天。

病院里的生活不曾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

我只记得一个有黑胡须的医生天天来给我打针，一个中年的看护老是坐在我的床前，一个高国军官时时来看我。

有一天我可以坐起来了，于是两个看护把我扶到汽车里，由两个高国兵士押送，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。

我在这里又躺了两天，才可以勉强行走。

这个新地方的确比那个囚室舒适多了。

外面是一所花园，里面有三间房屋。

我自己住一间，一个奴隶住一间，还有一间留给那两个看守的兵士住。

自从离开我父亲的别墅以后，我就没有过着像这样舒适的生活了：用不着自己劳动，一切都有人服侍，什么东西也不缺乏。

然而我却宁愿回到奴隶区域去，因为在这里我究竟缺少一件东西，而且是最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自由。

我一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自由的。

然而我愈爱它，我便愈痛切地感到我的自由给别人剥夺了。

我固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我却不能不听见那两个高国兵士的咳嗽和谈笑：这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；我可以在花园里随意行走，但是我始终被那两个高国兵士监视着：这也给我提醒我是个失去了自由的人。

花园的铁栅门永远关着，那把大铁锁沉重地垂在门上，我每次看见它，我就要埋头看我的手腕，我在考虑我能不能把它从门上扭下来。

然而我是一个女人，又是在病后，我没有这样的力气。

我想，要是他们不把我移到囚室里去的话，我这一生恐怕不会活着走出这所花园了。

在囚室里我已经把我的希望完全埋葬了。

到了这里我又一次埋葬了新的希望，可是新的希望却不时来引诱我。

花园外是一条泥土路，垣墙里绿树的茂密的枝叶垂了些到外面。

园里有几种花已经含苞待放了。

我或是坐在窗前，或是走在花径里，我常常看见铁栅门外过路的奴隶们的孩子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他们手里提着篮子，或者提着桶。

他们走过这里总要在铁栅门前站一会儿，他们在谈话，有时候还要唤两声我的名字。

我不认识他们，他们居然知道我。

我虽然不能够和他们谈话，但是看见他们的天真的小脸，也够使我安慰了。

这下一代人，我想一定比他们的父母更有希望，他们将来一定不会做顺从、屈服的奴隶。

不过我耽心我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们了，因为今天早晨那两个高国兵士对他们说了些恐吓的话，还把那个七八岁的苹果红脸颊的女孩打了一下。

在这个岛国里不平的事情太多了，就在这么清静的地方也还会看见。

我气得心发痛，我忍不住把那两个高国兵士痛骂了一顿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听见一般，依旧板着面孔在园里踱来踱去。

3月10日 那个奴隶给我送午饭来。

我问她外面的情形，她不肯告诉我，她说她害怕那两个高国兵士。

不错，许多男人都在机关枪下面低头，何况她这个半老的妇人。

## &lt;&lt;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&gt;&gt;

然而我想她一定还记得那年的大屠杀，我要设法鼓动她。

然而她也告诉我一个消息：我的被捕是由于同情者中有人告密。

我不相信这样的话。

我自问那许多同情者里面有谁会出卖我呢？我只记得一些痛苦的、朴实的面貌。

他们决不能够出卖我。

这个消息给我引起了许多回忆。

许多面孔、许多景象在我的眼前轮流替换着。

只有一张面孔长久占据着我的脑子，这是我那个“孩子”的。

在那些时候“孩子”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我家里来。

他看见我埋下头在房里踱着，或者双手捧着脸，身子躺在床上，他就知道我从海边带回来了一些阴郁的思想。

于是他把我从床上拉起来，或者拉我坐在他的旁边，他做出快活的样子和我谈着种种的未来计划，有时候他还谈他幼年时代的种种有趣的事情。

他极力安慰我，或者和我开玩笑，他有时候唤我做“姊姊”，有时又唤我做“母亲”。

他和杨不同，他不是个严肃的人，他是个天真的大孩子。

他不断地谈笑，一直谈到我恢复了快乐和勇气，于是我们又开始工作。

那圆圆的脸，那一双发光的眼睛，那一张表示有决心的嘴，以及那热烈的表情，真诚的态度！那一切，不管我怎样想摆脱也摆脱不开。

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立在我的面前，我睁开眼睛，又仿佛听见他在旁边叫“里娜”，“姊姊”，或者“母亲”。

我也轻轻地唤了一声“孩子”。

我唤他，听不见他的应声。

我睁大眼睛向四周看，屋里并没有一个别的人，只有白的墙壁和简单的陈设。

我突然记起来：“孩子”病了。

我被捕的时候，他正患着病睡在家里。

我因为忙着调解同情者的纠纷，和做别的工作，不能够去看护他。

我每天只到他家里去一次，但很快地就走了。

在那些时候他躺在床上常常拿一本书在看。

一个老妇人在旁边照应他。

他的面容很憔悴，只有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地发光。

她们两人并立在岸边，眼望着天际，望着海。

身材高矮只差一点，声音的清脆差不多，各人把她的独有的特点表现出来，来互相补足，这样吸引了来往的行人的赞赏的目光。

她们共有的是少女的矜持的神情。

她们靠近地立着，好像是一对同胞姊妹。

周如水立在她们的旁边，带笑地和她们谈话。

这晚上他显得十分快乐。

陈真故意站得离她们远一点。

可是那两个少女的清脆的、快乐的笑声不断地送到他的耳里，使他也变得兴奋了。

但是他一转念间又不禁失笑起来。

他想到：“我怎么会到这个环境里来？”于是他的眼前现出了种种的速写：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某某问题的同志们，大会场里某人的动人的演说姿势，亭子间里的纸上的工作，茅屋中的宣传的谈话，一叠一叠、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传单，苍白而焦急的脸，血红的眼睛，朴质而期待的脸……然后又是那长睫毛、亮眼睛，老是微笑的圆圆的脸，接着又换上画了眉毛涂了口红的瓜子脸。

这两个脸庞交替地出现着，而且不再是速写，却是细致的工笔画了。

这两个脸庞逐渐扩大起来，差不多要遮盖了一切。

他惊奇地张大了眼睛看，发现自己确实是在这样的环境里。

<<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>>

.....

## &lt;&lt;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我爱海。

我也爱梦。

几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见了风暴，看见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，看见了海的怒吼。

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

星一般发光的头发，海一般深沉的眼睛，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。

青的天，蓝的海，图画似的岛屿，图画似的帆船。

我见着了那个想在海岛上建立“自由国家”的女郎了。

在海上人们常常做着奇异的梦。

但这梦又屡屡被陆地上的残酷的现实摧毁了。

今年我以另一种心情在陆地上重温着海的梦，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。

我带了它去南京，为的是想在火车上重温“海的梦”。

然而上海的炮声响了。

我赶回到上海只来得及看见北面天空的火光，于是又继续了一个月痛苦的、隔岸观火的生活。

后来在三月二日的夜晚，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。

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，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、绝望的呼吁（“我们应该怎样做？”）以后，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，到朋友家里去睡觉。

我在路上一面思索，一面诅咒，这时候我又睁开眼睛做了一个梦。

陆地上的梦和海上的梦融合在一起了。

旧的梦和新的梦融合在一起了。

于是又开始了我的忙碌而痛苦的生活。

这期间我曾几次怀着屈辱的、悲哀的、愤怒的心情去看我那个在侵略者占领下的故居，去搬运我那些劫余的书籍。

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，但这一切我终于忍受下去了。

每天傍晚我带着疲倦的身子回到朋友的家，在平静的空气中我坐下来拿起笔继续我的“海的梦”。

但这不再是从前的梦，这梦里已经渗进了不少陆地上的血和泪了。

于是在平静的空气中，我搁了笔。

我隐约地听见海的怒吼，我仿佛又进到海的梦中。

但这不是梦，这海也不是梦里的海。

这是血的海，泪的海。

血是中国人民的血。

泪是中国人民的泪。

我把我自己的血泪也滴在这海里了。

血泪的海是不会平静的罢。

那么这海的怒吼也是不会停止的。

将来有一天它会怒吼得那么厉害，甚至会把那些侵略者和剥削者的欢笑淹没，如那个女性所希望的。

写完了这小说，我的梦醒了。

星一般发光的头发，海一般深沉的眼睛，铃子一般清脆的声音。

这不能够是梦。

这样的—一个女性是一定存在的。

我要去找她，找她回来在陆地上建立她的“自由国家”。

巴金

1932年6月

<<巴金选集（第5卷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